

谷簾先生遺書

康熙乙酉仲冬立於安亭張維垣家得黃忠節公手書
自監錄爲錄副本刊入忠節公集矣少時聞之前輩言
次公谷簾先生亦有手書彙本數種嘗以不獲睹爲恨
歲丙午偶於書肆殘帙中得先生存誠錄後附自怡草
數紙簡首有忠節公序及先生小引撫摩遺編欣幸累
日合之忠節公集不翅莫邪之與干將流散日久而忽
於延津乎會合也立舉示同人適友人吳雪臣又於里
中唐氏得先生手錄三種一鶴鳴集一拈花錄一玉版
錄前有 呂祖師序知係 諸師尊鸞言先生所蒼萃

而成者立聞先生同時聖舉唐先生家故有壇席其時
直言社諸君子並在其中忠節公嘗輯正教錄行世先
生此錄始亦忠節公之意也嗟乎立於先生之書留心
廿餘年於茲矣兵燹蠹蝕之餘先正遺文什不存一而
先生書久佚後出略無闕遺是殆白傅所謂在在處處
有靈物護之者耶抑歐陽公所謂物聚於所好以立蒐
訪之久先生亦憫其勤而賜之耶後之君子欲知先生
之大節與忠節公彪炳天地間者讀是書亦可得其梗
槩矣爰叙所得釐爲八卷錄而藏之以貽後之景仰先

生者

雍正丁未邑後學秦立謹識於淞陰叢桂堂

晉廉先生遺像



邑後學陸遵書謹摹

苦蘆先生像贊

矯、先生鍾嶽之靈少而焯掌學底厥成遭
時不造致命成仁于嗟仁人可名而不可名不
見先生年少而實其身于嗟仁人不可名而可
名不見先生與身文若顏氏之清臣共常山
而終古日星 邑後學陸炳豹拜題

文學黃先生傳

邑後學侯開國撰

黃先生淵耀字偉恭兄某世所稱陶菴先生私謚貞文者也語詳先君所撰行狀先生少於兄數歲既受業盡得其緒論家庭間講道論德往往起貞文所未及邑中少俊未之或先也乙酉六月邑中義師起先生從貞文入城堅守匝月天忽大雨城東一隅崩兵遂大入先生掖貞文至無等草菴軍聲益亟曰此其時矣貞文西向再拜索筆書絕命詞方畢顧視先生則先縊梁間矣遂縊於其左方貞文自癸未登第歸知天下已亂常鬱鬱

不樂先生每以大義慰解之一日自外歸見幼弟戲於庭撫其首泣曰小子何無知時事至此大兄必死節我不忍獨生一家不知若何尙爾嬉笑耶時北信尙緩家人咸詫爲不祥至是言果驗先生之志定於平日者蓋如此先生之外舅曰王貢生雲程字鵬九年老矣甲乙之際日與親故爲詩酒之會語不及時事至是兵至執之大罵不屈死妻某氏及二女繫繩於腰牽連溺水皆死之長女卽先生之配云又有諸生徐文蔚者貞文之僚壻也先是率鄉勇禦敵於婁塘力戰死於陣與先生

兄弟並居西里故附書之

右偉恭先生傳蓋據朱先生九初乙酉紀事陸先生翼王爭光錄節取而爲之者也嘗質之貞文之子雲詔雲詔述方瓢張氏聞於釋無等之言曰方先生侍貞文之至草庵也軍聲甚迫貞文乃再拜索筆書絕命詞先生豫爲纓具懸之梁間出步於庭見紅笠者數騎自城而下先生曰此其時也少需必受辱遂扶貞文以繫焉頭噴觸纓墮地一手尙擎先生拾而冠之遂自縊於右兵至啟門見二公尸太息而去無等

在菴中以方外倖免爲言之如此方瓢名懿實向受業於貞文其說似尤可據云

編輯緒言

先生大節與忠節公輝映青史殘縑遺墨散佚良多立
搜訪廿餘年始得先生手錄彙本數冊編成是書釐
爲八卷悉遵先生各錄小引之意非敢妄分卷次閱
者諒諸

先生方弱冠卽毅然以聖賢自任同忠節公致命時年
纔二十二歲耳存誠錄三卷皆平日讀書窮理深造
自得及父兄師友互相砥礪之言隨時劄記者可與
忠節公自監吾師直言知過諸錄參看列諸首卷有

志斯道必於是入焉

自怡草一卷皆先生古今體詩其已附入忠節公集者
槩不重錄讀是詩者先生性情之正學養之純皆可
見也

鶴鳴集二卷皆先生所輯鸞言發明六經四子之旨可
與宋五子書相會通蓋由其時直言社諸前輩求道
精勤故 諸祖師啟迪備至也入道階梯於斯可得
閱者慎毋忽諸

拈花錄一卷玉版錄一卷舊附鶴鳴集後今依次編列

譚空空於釋部覈元元於道流各有真詮同歸正教
統鶴鳴集觀之二教聖人之蘊具在其中後之君子
覽是書者勿以鸞言生疑信而沒先生手輯之苦心
是所厚望焉

邑後學秦立與參氏又識

谷簾先生遺書目錄

邑後學秦立與參氏編次

卷之一

存誠錄上

卷之二

存誠錄中

卷之三

存誠錄下

卷之四

自怡草

卷之五

鶴鳴集上

卷之六

鶴鳴集下

卷之七

拈花錄

卷之八

玉版錄

谷簾先生遺書目錄終

存誠錄原序

仲氏偉恭余以弟而兼友者也偉恭年少於余十餘歲與余同稟過庭之訓以爲學自斲余性褊急常患克治罔效而偉恭沉涵沖融終日不見有喜愠色老屋三間執經講習每當夜闌風雨一燈熒熒未嘗聞偉恭暫輟業也歲壬癸閒偉恭謂余曰夫人上壽無過百年黑漫漫地過了日子真可痛惜余曰子將如何曰文章特費見物無與於斯道疲敝日力其中而不以聖賢之學淬勵其身豈不枉了此生余聽其言久之旣余約同志諸

君子爲直言社前輩高叔英友人唐聖舉陳義扶蘇眉
聲夏啟霖張德符高德邁侯氏記原幾道研德雲俱智
含兄弟門人陸翼王及偉恭凡十四人每月一叙叙則
各出日記相質自日用酬酢外讀書所得及所聞先儒
格論同儕法言各隨其所自得書之顯自事爲微之至
心術之閒誠僞出入互相糾繩不少假故謂之直言如
是者蓋年餘余忽忽如故常而偉恭滌盪湔洗日益進
於光明諸君子皆以畏友目之嗚呼人特患無志耳有
志患不爲耳志之且爲之口新月異歲不同如我偉恭

予乃益以歎偉恭之不惟言之已也比輯向口日記粹
言錄爲一編取易閑邪存誠之義名曰存誠錄謂將藉
以息黥補劓而請益於余余曰求道之要盡是矣余何
以爾益抑爾聞潘子賤藥鏡之說乎偉恭請其說余告
之曰人心鏡也多識前言往行磨鏡藥也識前言往行
而不務修德是積藥鏡上而不之磨也積藥不磨適足
以蔽鏡多言不脩亦足以蔽心由此錄觀之磨鏡藥備
矣而磨之則存乎其人故不在文字語言之末偉恭勉
乎哉睿聖武公耄年造道詩人誦其德則曰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滾造如我偉恭當必益思所以磨之以底於成是則余之所以爲偉恭益而已矣偉恭因請書其說於簡端并質之同志諸君子幸有以勗余及偉恭焉崇禎癸未秋日愚兄淳耀序

谷簾先生遺書卷之一

邑後學



氏編次

存誠錄上

淵少稟庭訓同伯氏陶庵淬厲脩途勤思十駕每
見先儒格論及師友緒言足爲身心之助者卽劄
記之間有所得輒附數言其中積久成冊釐訂存
若干條名曰存誠錄就正伯氏兼貽同社諸君子
息黥補劓之方將於是乎在焉嘉定黃淵耀識

學者立志須從誠正一條路上走誠正從主敬入手主

敬在內清其心志。外肅其威儀。存天理。遏人欲。則心志清。正衣冠。尊瞻視。則威儀肅。心志清。威儀肅。便可漸入誠正門徑。

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顏子益以舜自勵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方寸閒同一無累。如此顏之進於舜。其孰能禦之。孟子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此學聖賢第一關頭。守固窮兩字。一生儘受用得。

張子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予觀明道先生酌貪泉詩曰、心中如自固、外物豈能遷。時年纔十歲耳。識趣已如此。故學者志向須早定。

二程子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纔如此說、便是自棄。又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如此纔可謂立志。

朱子曰、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此語洞見識趣、卑下一流五臟癥結。

吾輩求道工夫。不患不能知。只患不能行。能行不能行。只在志氣上分別。志在自立。則勉彊之功。可底於聖。賢志在苟安。則因循之過。終入於凡。愚孟子曰。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古今成器的人。只成於振卓二字。孟氏所謂志帥氣也。古今無聞的人。只壞於因循二字。孟氏所謂一暴十寒也。今後須立定志向。用全力趕辦。莫要等閒過去。學問之患。患一畫字。畫猶愈於暴棄。實卽暴棄。根由不可不戒。

游忽二字。是吾輩通病。游者優游之謂。今日待明日。今年待明年。只圖眼前適意。不顧日後罔功。德業安能長進。忽者忽略之謂。以小節爲可踰。以大德爲難就。自懷寬恕之意。常存苟且之圖。道力安能淡固。願與同志戒之。

先儒有言。語之以晉楚之富。而志不回。許之以喬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一其道而定其操。余謂學者必見得此意。纔能卓然自立。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處。觀象山先

生此語。是何等振卓氣象。

方正學先生曰。人或可以不食。而不可以不學。不食則死。不學而生。則入於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死。前輩爲學。其言痛切如此。

謝上蔡見伊川稱天下何思何慮。伊川謂有則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上蔡得此言。後來自治益誠切。孔門教人。必曰切問而近思。不務切近工夫。而高譚元妙。上蔡且不可。吾輩可無戒與。

二程子謂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

卻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做一場話說最是吾輩受病處。今後須踏實地做去。一些不落空。如話說十分。便須做十分。不得但做九分。使一分有欠缺處。方是周子教學者。尋孔顏樂處。這樂處孔顏有。人人都有。人自無處尋覓。終日坐困愁城中耳。近看得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兩語。出漸識得樂字大意。但恐未盡於此耳。

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孳齋見象山講康誥有感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先儒

讀書省身如此。我輩日誦數千言。卻未見那一句得力處。可愧可痛。

朱子答詹體仁書。爲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致。便是不務實。要說甚的。今日正當返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爲先。脩身則以循規矩爲要。除卻許多懸空說。庶幾平穩。朱子此書。自是學者分明指訣。

司馬君實。趙閱道。平生所爲。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只是得力慎獨兩字。

張思叔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一語。忽然自悟。爲學

始覺有得力處。可見學者有志斯道。直須不有其身。方能專心求道。身且不有何況身外之物。斷不在其意中矣。

許魯齋先生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大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究竟何在。

楊龜山先生曰。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外。且看此數語。先儒讀書。是何等細密。

博學多識。是學者入門工夫。不博學。安能詳說。不詳說。安得反約。吾儒之學。所以異於釋氏頓悟者。正在此處。

論語以時習詔學者。先儒謂時習。卽道不可須臾離之意。心之所主。意之所動。卽是學。晝之所爲。夜之所存。卽是學。讀聖賢書。對鏡身心。時刻提撕。警覺。卽是時習。道腴充足。不愧不作。陰風弄月。庭草交翠。可想見說字氣象。

王陽明先生論志士仁人章曰。人只把身命看得太重。

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委曲你全。把天理都丟去了。不知違了天理。與禽獸何異。便偷生百千年。也不過做了百千年禽獸。此言極警痛。學者識得此意。方能打破生死關頭。

薛中離先生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何是聞道。知德者鮮矣。如何是知德。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見大意。於此省悟一分。是入頭學問。省悟十分。是到頭學問。今且將數語。細心理會去。莫放空始得。

薛敬軒先生曰。讀書貴知要。只顏子四勿。心不絕想。口

不絕念守之勿失。循循勿違。豈有差錯。汎觀天下之書。而不知用力處。雖多亦奚以爲。此言足救學者鶩廣而荒弊病。

歐陽南野曰。不從軀殼念起。雖富貴功名。何者。非道從軀殼念起。雖道德仁義。何者。非私。南野師事姚江。切實爲己之學。於此可見。

陳白沙先生曰。前輩謂學者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觀此可見學問無長進處。只坐胷中無疑耳。問何以無疑。

曰不學則不疑。

夫人從善如登之難。從惡如崩之易。猛守此心。不使避。難趨易。大段極勉強。須知勉強卽成熟之基。所以孔門求仁。必從強恕入手。朱子謂恕是生的。仁是熟的。卽安勉分界。初下手時。卻須從勉字做去。朱子又云。爲學如撐上水船。一篙緩不得。正是此意。

終日在塵中打滾。黑漫漫地過了日子。只坐自治工夫。疏耳。我輩自治工夫。須時時提醒此心。一刻不閒斷。一刻不放鬆。將五經四子書。向自家身上校勘一番。

何者我已能何者我未能從已能處求精密當由淺漸入深處從未能處求變化當由克馴致復處守顏四勿學會三省其庶幾焉

今之學者稍著科第官爵一念便落利字將究竟無所不至蓋此念卽患得患失之根此根不除一生功力左旋右轉總成無父無君種子前輩華允謀戒子弟語

工夫却春蠶作繭一絲到底可謂自強不息予友唐聖舉嘗以此舉示同人的的不易

性命書靜參道理書細讀善行書勉爲時務書多看莫作無益害有益莫因有爲誤無爲

讀聖賢書務於人知而不務於爲己務於干祿而不務於謀道是以所學皆虛認假爲真貽誤百年良可悼嘆。

每日閒閉戶時多出門時少默坐時多閒論時少澄思時多發慮時少獨居時多羣居時少庶幾所學有自得處。

學道須認得路頭清先將宋五子書就自家身上校勘

一番次將象山姚江之書。細細參究。便不走入歧途。
近案頭。置近思錄一編。每日潛玩。深思窮理。以致其知。
反身以求其實。覺得此事稍稍有著實處。

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觀朱子
此語。知爲學切不可有厭繁喜徑之意。

爲己之學。最是涵養體認工夫。常要接續讀書記覽考
據。尙屬其次。程子所謂玩物喪志。非過論也。

吾人爲學。須從最喫緊處著力。所謂最喫緊者。何曰誠。
曰敬。曰中。曰正。曰庸。曰常。曰嚴。曰密。曰不貳。曰安止。

從此踏著實地去。方可謂爲學。

閒時無事。正好讀書。忙時得暇。正好讀書。於書中尋味。得義理出。方陶鑄得性天成。讀書尤須靜坐。不靜坐。心界必不清定。今後半日讀書。半日靜坐。或夜閒坐。一二枝香亦可。總求此心常在腔子裏。纔能讀書。

劉子曰。學者之心。發於憤。憤則其見必卓。開於冥。冥則其詣必至。故拙魯愚鈍。爲道之資。智巧聰明。爲道之障。至言也。

學人以謙嘿爲本。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

德斯聚矣。嘿則慎。慎則無不密。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陽明先生云。

日記是檢點身心切實工夫。每日所爲。夜則書之。書之而見一日中無一事不可對人。無一念不可告人。則此心必慊。書之而見一日中有一事不可對人。有一念不可告人。則此心必歉。求慊戒歉。當於近裏著己處。痛下一番鞭辟工夫。

范文正公以天下憂樂爲己任。司馬溫公以天下是非爲己任。程純公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古今大業畢竟。

要直下擔當。莫爲世緣牽掣。枉過了一生。

道。心。性。也。性。者。道。之。體。人。心。情。也。情。者。道。之。用。道。之。體。不。可。見。故。微。道。之。用。不。可。測。故。危。其。辨。只。在。毫。釐。之。閒。須。兩。下。見。得。分。明。方。是。盡。心。之。學。

天地間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則不可。蓋太極之本體。動亦定。靜亦定。神則動而能靜。靜而能動。故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道爲實體。神爲妙用。雖非兩物。卻混合不得。道之在人。則道心是也。神之在人。則人心是也。此處不可錯認。

先天圖最宜潛玩。性命之理直說得恁地分明。分陰分陽。太極之體立。一陰一陽。太極之用行。玩得爛熟時。便見得一實萬分。萬分一實。無非天地自然的道理。都不假安排造作。朱子言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卽是道之全體。此語最直截。

道外無器。器外無道。形上形下。只是一箇理。卽是一箇道。程子謂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眞西山亦言舍器求道。未有不蹈空虛之病。可知學者於事物上無所得。終日譚元說妙。總與此身沒交。

涉。

有心必有意。心。和官則思。是皆天命中所自有者。聖人所謂無意。無私意耳。所謂何思何慮。以曉懂懂往來者耳。書曰。思曰睿。睿作聖。非思則無由作聖。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意若可無。又何盡之有。大學之教。不曰無意。惟曰誠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惟曰慎思。學者於此處。審得分明。便不走入空寂一路。

誠者一中之理也。誠之者存其中。止於一也。心存於是。事不他顧。心止於是。事不他徠。卽是誠。日日如是。念

念如是卽是盡誠。若言語思慮閒時，或他逸卽於誠字有欠缺處。

性命之蘊不出理一分殊四字。語其一。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語其殊。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學者只一惻隱之心。時常活潑潑地。便可求仁。便可入道。孟子曰：仁人心也。此語最直捷。心之不仁人。已非人。更說甚道。周子窗前草不除。謂與自家意思一般。此言極可玩味。

仁人心也。賅天地人物之精。括中和位育之道。故曰元。

者善之長也。而其源總在此心。心是箇核。仁是箇芽。從核子生出箇芽。親親仁民愛物道理都在箇中。如齊宣不忍穀觶。梁武不用犧牲。皆是這核子所發。但不能推到民物上。所以算不得仁。中庸言致曲。孟子言擴充。求仁者當於此處著力。

凡人爲一善。則心安體泰。爲一不善。則色喪神沮。可見人身內渾。是天理。正是性善處。能隨事體察。勿虧此本體。便是盡心復性真實工夫。

呂東萊先生曰。君子欲無得罪於衆。必先無得罪於獨。

二語發前人所未發。

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其心者繇乎中庸。所以致用也。南豐此語是聖賢心學。不是虛寂禪宗。程子之言。具於大學或問中者。斷不容易。真積力久。自當豁然有悟入處。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提醒此心。學者須將身心入聖賢言語中。翻來覆去。體認窮究到底。方尋得道理。出近人都以此作應舉用。此中毫無實見。更說甚道。

學者須自愛其身。減爲人之事一分。卽增爲己之事一分。卻假有之緣。一分卽保固有之真一分。此兩不相干處。正兩相貽害處。不可不知。

人心操之則存。操卽敬也。敬外無操。操外無敬。程子曰。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朱子論敬亦曰。只消一箇操字。不消許多語言文字。觀朱子敬齋箴。反覆詳盡。委無罅漏。所謂動靜無違。表裏交正。亦只還得一箇操字。

伯氏偶與思修譚。不妄語一節。因及誠字之義。思修曰。

慮有矯爾。伯氏曰：今人只壞得避一矯字。見人清節。則曰矯廉。見人寡慾。則曰矯情。無論他不是矯。就使是矯。亦是他變化氣質處。顏子大賢。夫子猶教以克己。孟子亦云：思誠者人之道也。曰克曰思。皆是善矯處。若避矯之名。而以自然爲貴。則好色者自然好色。好貨者自然好貨。吾不知其可也。此論足以救學者高語自然之病。

求道先須求心。卽心卽道。顏氏服膺弗失。無非此種學問。不改其樂。無非此種實獲。

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程子此言最盡學
者煞宜尋思。

爲善如耳鳴。只自己知。人不能知。方是實功。又須知君
子爲善。皆本分應爲事。不可有矜心。顏子無伐善。無
施勞。非但不矜之謂。亞聖大賢於世間一切義理。越
看越無窮於自己。一切善勞。越看越不足。不求去伐。
自然不伐。不求去施。自然不施。所以不違仁。若有意
去伐去施。尙是原思學問。去顏子地位卻遠。

陸務觀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聖門一字銘。

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聖門三字銘也。此二銘宜常置座隅。

中庸素位而行四字是保身立命第一義諦。不此之務。但爲富貴利名牽掣。室家妻子縛纏。耗亂其精神於無可如何之地。徼倖其願欲於不可必得之途。如何保身如何立命。

氣數之命與義理之命。只是一箇命。皆是從天命中來。中庸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孟子言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聖賢教人的的易簡可守。

真西山先生曰。所謂命者。豈日辰支干。生勝衰歇之末
哉。出處有道。語嘿有時。臨死生處利害。不惑不變。惟
義之歸。所以爲知命。余謂命之說。最易墮壯夫之心。
消志士之氣。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谷簾先生遺書卷之一

谷簾先生遺書卷之二

邑後學秦立與參氏編次

存誠錄中

人心如水。靜則清。動則濁。水濁不清。心濁不明。其故皆由不靜。所以先儒每教人主靜。須知主靜正於動中。得靜不在靜中求靜。靜固靜。動亦靜。纔是主靜得力時候。伯氏嘗云。動靜不分兩樞。當其動時。則卽動以觀靜。當其靜時。則卽靜以涵動。此正動靜交養之義。程子謂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之。使

反復入身來。此語指示直捷。某近日將此心時時放
身子上。便覺時時在腔子裏。卽如身在行路時。將此
心就行中規矩。足不踏邪。上著想。此心便有捉得住
捉不住之分。否則游思恍惚。了無捉摸。更從何處求
放心。先儒說顏子三月不違仁。謂仁如屋子。要人住
在這裏。身者心之屋子也。將此心放在身子上。便住
在屋子裏。便可無放失。

陸象山先生曰。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卽一
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

方是欲治心者當從此處下手。

朱子答馮作肅書云恐爲他慮所牽不得一意講習且將明白義理澆灌涵養令此義理之心常勝便是緊切工夫此語平實切近是養心分明指訣。

程子曰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上蔡曰色慾已斷二十餘年矣問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先儒于此要害關頭看得破打得穿所以百事做得成就學者于此且下一番忍制工夫以徐圖打透可耳。

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呂伯恭亦言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自是學者通病。我輩此時。正患不著力。不患太著力。且從整頓收斂處求之可也。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靜坐收拾得精神。方看得道理。出。又曰。逐日無事。有現成飯喫。用半日讀書。半日靜。

坐工夫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又曰：瞑目靜坐，卻得收拾放心。

朱子曰：人做不好的事，心卻不安。此是道心，但被私欲網蔽，雖有端倪，無力争得出。須是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學者于此須想如何戰法。朱子又曰：克己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此便是戰法。

二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須思靜坐中所學何事，莫忽忽看過。此語。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程子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左右前後驅逐不暇。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實之水中，水何能入。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細思有主則實四字，非存養到十分時候，何能得到。

王陽明先生曰：初學心猿意馬，拴縛不定，故須靜坐，以息思慮。俟心意稍定，便須省察克治。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的私逐一搜尋出來，如貓捕鼠，一眼看著。

一。耳。聽。著。纔。一。念。萌。動。卽。便。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放。他。出。路。此。言。指。示。克。已。下。手。工。夫。是。閱。歷。過。來。語。

高景逸先生曰。人。生。只。有。一。個。念。頭。最。可。畏。全。憑。依。他。不。得。須。精。察。天。理。令。這。念。頭。只。在。兢。業。中。行。又。曰。人。心。放。他。自。繇。不。得。皆。治。心。甘。苦。有。得。語。

曹月川先生曰。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的。大。路。須。知。正。心。之。學。尤。在。萌。上。著。力。先。生。所。謂。萌。卽。孟子。萌。蘖。之。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發。見。處。皆。是。

古之學者。唯務養其心。其他則不學。呂與叔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今人所學。試一一檢點。與自家身心。有交涉否。

陸務觀詩曰。家貧占力量。夜夢驗工夫。二程子云。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學者治心之功。直須到夢寐時。淡然凝定。才是得力時候。

宋潛溪先生曰。六經皆心學。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說。無不該。說天莫辨乎易。由吾心卽太極也。說事

莫辨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體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叙也。導民莫辨乎樂。由吾心。備太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心有是理。經有是言。故聖人之道。唯在乎治心。此論極喫緊。今人讀經。不反求諸心。宜其終身無得力處。

子友唐聖舉語錄云。早起必自警策一番。如集將佐士。卒三令五申。使知法不可犯。方能一心志以成功。又曰。自律須嚴嚴。則生出許多新氣象。又曰。尤宜在無過處提撕。又曰。絕百念。不如一心志。寡言笑。不如清。

心神志壹然後心不妄。心嘿然後心長清。又曰。四勿之功。只是要緊合箇天則。爲甚如此嚴密。爲是人禽攸別。又曰。洗心者當無一塵。一塵之滓。萬垢之引也。夫心猶君也。識神猶小人也。時方旦晝。心王坐明堂。以治國。大小臣工奉厥職。讒邪不敢入。及乎莫夜。心王嚮晦入宴息。宦官宮妾介其側。蠱惑以聲色。嗚呼。心王不能自立。戰戰慄慄。是爲君德。說本子友夏啟霖心箴。

伯氏嘗言讀書須先洗此心。先捐俗慮。少一分俗累。多

一分道心。須知俗累不捐。只坐不讀書故。孔子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能到樂字境界。更有何累弗捐。

心術中有許多淫樂。慝禮。聰明中有許多亂色。奸聲。身體中有許多惰慢。邪僻之氣。且太細細查考。說見前輩錢一本語錄。

學道人。患不沉著。又患不灑落。沉著是握拳透爪氣象。道中操存之法。灑落是水流花放境界。道中涵養之方。

靜。以。應。萬。感。之。來。清。以。觀。七。情。之。動。方。識。得。一。箇。心。字。
李延平教人。須于靜中體認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
正在此處。

人各有心。不知自求。試問人家各有一主。童僕老幼。皆
稟命于家主。家主一出。便囂亂無序。人心不在腔子
裏。如室無主人。何以作辦眾事。

省笑語。省動作。省筆札。省酬接。于極忙中求閒。于極擾
中得靜。省得一時。靜坐一時。省得半刻。靜坐半刻。已
過事不必追想。未來事不必懸擬。當前事不必執著。

先求省事。法省得二分。事卽離得一分。俗次求勤。取法
勤得一分。道卽遠得一分。累。

言語當快意時。截然能忍。嘿得意氣當發揚時。翕然能
收。歛得。忿怒嗜慾當沸騰時。廓然能消化。得困苦艱
難當交集時。怡然能順受。得都是從難處忍耐過去。
問如何方能予爲一言以蔽之曰。勇。

此心須沈潛。又須超脫。所謂超脫者。非埽卻一切事物
之謂也。視天下萬事萬物。皆有至當不易的道理。未
來不必想。既往不必追。曾。臆。閒。空。空。蕩。蕩。有。皓。月。當。

空之象。日用時。浩浩落落。有風利不得泊之勢。如是才可謂超脫。

仁義禮智信爲五性。喜怒哀樂愛惡欲爲七情。二程子云。覺者約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以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縱其情。而至于邪僻。牾其性而亾之。故曰情。其性子請申一言曰。何以性其情。能治心。故何以情其性。不能治心。故。

道在人倫。莫如忠孝。爲臣宜忠。爲子宜孝。夫人所知。臣何以忠。不欺。故忠。子何以孝。無違。故孝。學者不皆有。

事君之職。無不有事親之事。能體認無違道理。生事死葬祭祀。各得親之所安。又時思成身。以成親。不貽父母惡名。才可謂孝。孝道既盡。卽所謂忠者。亦在是矣。

真文忠公勸孝文曰。侍郎王梅溪見人禮壇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此真棒喝語。人子會得此旨。供養在家佛。常常如稽首如來座下。一般五經中。教孝之言。便字字滴水滴凍。無些子滲漏。

真文忠公曰。父母之于子。全而生之者也。全不獨四肢。

百體有是形。則有是性。天下之善皆具。自居處必莊。以至戰陳必勇。皆善之目。一善不存。則爲虧。其性虧。其性卽爲辱。其親安得爲孝。此論于全受全歸道理。體認極真。爲人子者。當日三復焉。

忠孝是子臣大節。皆須出于至誠。真文忠公曰。以孝徵福。其孝必不誠。以忠望報。其忠必不篤。無所慕而爲之。所以有功名。教玩此數語。董子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正在此處。

朋友間有諍友。卻少不得和婉二字。故夫子曰。善道。家

庭閒有諍子。卻少不得愉順二字。故夫子曰。色難。吾輩秉性嚴正。少和順委婉氣象。易走入戇直一路。于此尤宜加謹。

先儒謂治家以正倫理篤恩義爲要。予謂尤須于正倫理中篤恩義。則恩義皆不失倫理之正。否則恐有失家節之咎。

求道在日用行常做起。日用行常在孝弟忠信做起。孝弟忠信從性得來。非由外鑠。緣世人嗜慾日甚。錮蔽日深。把這德性中一點清明之氣。汨沒過去。所以不

能盡這孝弟忠信道理。近世姚江講致良知直指心體。急欲人還守這一點清明之氣。可謂婆心懇切。不知者顧謂之爲禪學。何與。

家庭之事。理以閑情。骨肉之間。情以達理。理本乎天。情發乎人。天人相合。情理不偏。但執乎理以違乎情。情苟不治。理亦終乖。

家庭骨肉間。多畱一分渾厚。便多畱一分性天。一切是非。曲直正不必太明明。則便有傷于涼薄處。

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與朋友言。不談家中瑣事。則外無

狎友與妻女言不談外間襟事則內不干政。

天下不患有真小人。患有偽君子。不患無真學問。患有偽學問。講學實實透進去。立品實實做出來。方是真學問。方是真君子。否則皆獵取浮華。純盜虛聲。一輩人耳。

朱子與陳同甫書云。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辦得此心。毋論大風吹倒亭子。卽夏掀卻臥房。亦且露地睡。如此方是真正大英雄。然此一種英雄。卻從戰戰兢兢。臨澗履薄處。

做將出來。血氣麤豪。卻一點使不著。此爲同甫痛下
砭針耳。吾輩卻須日誦數過。方可無心氣麤浮弊病。
張子曰。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于非義之信。寧身被
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子可
賤之人。是先儒特立獨行語。

士君子守身。若珍尺璧。唯恐失墜。若奉盤水。唯恐傾覆。
若慈母護貞女。居必閨闈。衣必絺結。不使行路之情
得而入也。寧固無通。寧拙無巧。寧鈍無躁。寧玉碎無
瓦全。操與冰霜俱潔。志與日月爭光。才是豪傑之士。

朱子答石應之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又答趙昌甫云。只固窮兩字。是著力處。不然。卽墮坑落塹。無有是處。此語救拔學者。失足根由。可謂婆心懇切。

楊忠襄爲友人誘至妓女家。歸而流涕自責。取衣冠毀之。又伯氏爲予言。昔賢每燕集。值女樂。未嘗流盼。以拇指搯中指。至明日。指痕尚在。自治如此嚴切。雖欲不爲君子得乎。

先儒有言。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如歸。又

曰。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

楊椒山先生貽子書曰。讀書見一件好的事。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件不好的事。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箇好人。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與他一般。見一箇不好的人。便思量我將來切莫學他。便爲天下第一等人。此言指示直截。有志植品者。當書諸座隅。

家涪翁曰。人生一日兩盂飯。十年一匹布。吾輩不可不知此意。知此意。則所取于世者少。所取少。然後于物。

無。所。求。于。心。無。所。累。此。言。極。是。入。道。指。訣。先。儒。言。咬。得。菜。根。住。百。事。可。做。得。亦。是。此。意。

君子小人分路處。只在敬肆兩字。日敬一日不自知成。爲君子。日肆一日不自知入于小人。君子小人分界。卽是人鬼關頭。不可不省察。

士人貧賤時。須勵廉恥。守正直。絕跡公廷。淡視勢利。方是箇操守。先儒有言。做秀才當如處子一般。高景逸先生言。士大夫居間得財之醜。不減室女踰牆從人之羞。其言沈痛。可發深省。

學者猛守此心。須凌峭堅特。使外間一切邪魔暴寇。不敢窺伺其間。才守得此心住。伯氏于都中貽子書。自言寵辱場中。壁立如鐵。細思此八字。是何等氣象。神貴清。神清而氣始壯。守貴定。守定而志始堅。養貴恬。養恬而節始甘。

舍生取義。是謂名節。賁育不奪。是謂氣節。言常諤諤。行常落落。是謂直節。千駟不顧。萬鍾弗屑。是謂清節。人得天地之正氣以生。在善自培養。方能塞天地。配道義。此事要整頓精神。使此心無一刻忒失。然後此氣

無一刻委靡。有襟安念。如利錐之刺。急自除之。有善慧念。如碩果之存。急自護之。方是直養無害工夫。

吾人學道。心須鞭得細。膽須放得大。識須看得透。才須劈得開。流蕩忘返。非道。畏蕙不前。亦非道。窮大失居。非道。拘謹自守。亦非道。昔程子見謝子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定可望見。又張子謂學道須識得箇氣字。能從識之所到。推拓得開。擺脫得落。一刻不放。鬆卻一毫不拘泥。才可任道。然此非旦暮能襲取。十年讀書。十年養氣。方可語此。此時正未之逮也。

張子曰爲學在自求變化氣質。又或問程子曰凡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程子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化也。變化氣質。要于自家偏處。畱意。仄者思寬。急者思緩。執者思通。僞者求誠。昧者求明。妄者求真。皆是變化法。此是學者第一件工夫。近日校勘自家弊病。力求變化。覺得一時強制。濟不得事。此事不到脫胎換骨。終算不得變化。

張子曰戲謔不唯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又曰有潛心于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

氣也。玩此數語。氣何可不持。

朱子曰。予作調息箴。亦是養心一法。蓋人心不定者。其鼻息噓氣常長。吸氣常短。故須有以調之。息數停勻。心亦漸定。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也。調息又勝數息。此先賢養心指訣。莫以導引家言忽之。

許魯齋謂七情唯怒爲難治。又偏指患難。須于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漸平。審而應之。庶幾無失。薛敬軒自言二十年治一怒字。尙未消磨得盡。養氣之難。如是如是。

胡敬齋先生曰。孟子發夜氣之說。于學者最有功。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益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于旦晝之間。不爲物欲所汨。顏子四勿。孟子集義。俱是工夫。觀此語。知先生箴瓢陋巷處之泰然。有由來矣。

啟霖兄克己錄云。節思則心氣足。節視則肝氣足。節食則脾氣足。節言則肺氣足。節欲則腎氣足。五氣足。斯浩然之體不傷。余謂此猶非直養真詮。而未始非養氣之助。因識於此。

人秉正氣以生。得正理以立。孔子曰。人之生也直。正理也。孟子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正氣也。氣不能養。理不能持。日游其心于嗜慾攻取之途。軀殼雖存。義理已亾。血氣雖生。心神已死。莊子云。哀莫大于心死。此言沈痛。可發深省。

學者肯讓。古人是無志不肯讓。眼前人是無養。

養性卽養氣。養氣卽養性。性卽是理。理須就氣上認取。故先儒論性兼理氣言。然認氣爲理。卻不是。告子一生病根。淡錮只自生之。謂性一語。錯認得來。

臧氏稱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從慎行始。立功從寡過始。立言從不妄語始。不妄語極難。溫公高弟劉元城。力行七年方成。能不妄語。便卽是誠。誠則功德俱由此起矣。

劉夢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卽鬼谷子口可以食。不可以言意。朱子敬齋箴。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求慎言者。當與白圭同三復焉。

二程子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此是存心長厚處。亦卽是不妄議論處。

薛敬齋先生曰。謹言乃爲學第一工夫。不謹而能存者鮮矣。又曰。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又曰。常默可以見道。惟于此有心得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啟霖兄克己錄云。良朋相對。切戒依回。須一刀兩段。又不可落於偏激。使他無容身處。恣言異語。相機而行。直言不異婉言。方是。此卽孔子所謂善道。我輩秉性偏剛。當時時記著此意。

伯氏謂予云。心放自多言。始多言。自言人短長。始纔舒放。卽思收斂。纔言語。卽思簡默。便可無此病。

谷廉先生遺書卷之二